

818004

0311

5510

蘇東坡出山

曹正文



苏东坡出山

曹正文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三月

责任编辑：马幼明

插图：刘山完

封面设计：袁奕贤

戴敦邦

版面设计：杨 桦

袁奕贤

封面题字：周慧霜

苏东坡出山

曹正文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.25 字数122千

1987年3月第一版

1987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350册

统一书号：10374·317

定价：1.04元

标准书号：ISBN7-5411-0647-1/I·26

序 言

徐兴业

上海这地方真是太大了！我与晓波（曹正文又名曹晓波）都是“上海人”，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上海，住家相距不算远，又同是写历史小说的。他视为文学上的启蒙者谢泉铭同志又是我的老友。按情理说，我们早该相识了。结果却要到一九八四年秋季，在一次历史文学的会议中才得以相识。那次会议并不在上海而是在迢迢数千里外的广州市召开的。

记得很清楚，我比他早一天先到广州。第二天傍晚时，一个风度潇洒的青年闯进房来，自我介绍说他就是《小说界》发表中篇历史小说的曹晓波，他在单位则使用正文之名。这两个名字我都很熟悉。他送我一本《咏鸟诗话》。那书名老气横秋，写法旁征博引，文笔多姿多采似乎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称。我们畅谈片刻，一见如故。晚餐后，他的踪影不见了。深夜归来，他说为写一篇广州夜市的报道搜集素材。这篇文章很快在《新民晚报》发表。简洁的笔触，写出了广州的夜市和初度观感。有些话也好象是我自己要说的。他写来游刃有余，显示出他的“新闻眼”与写作技巧。

勤奋好学、兴趣广泛，是我对他最初的印象。后来回到上海，我们接触的机会加多，而我对他这两点突出的印象也加深了。他擅长社交，又有无限的精力都倾注在写作与工作中。他是称职的记者，又是一个多方向发展的勤恳的青年作家。他勇于尝试，大胆开拓其文学笔触的领域，特别在通俗小说的范围内，他什么都写，历史题材的、现实题材的、武侠题材的以及公案小说、侦探小说都写。他写的侦探推理小说《秋香别墅的阴影》，情节扑朔迷离，但逻辑性很强，读来使人信服。有些作者固定在自己的岗位上，而他则不拘一格，不断突破，在写作技巧上进展甚锐。

在文学事业上，既需要缝深凿幽、向纵深方面发展的探奇者，也需要勤恳耕耘、大胆突破的拓荒者。晓波同志的作品既拥有这么多的读者，又给他们以许多有益而新鲜的东西，他的努力是有收获的。

这部中短篇小说集虽然都是历史题材，但反映历史上的社会面却是十分广阔的。由博到约，固然是文学事业上一个跃进的阶段，但要做到博而不乱、博而有益，也是谈何容易！正是有了今天的博，才可能有异日之约。没有博的基础就谈不上约。

我写的这些，算不得是一篇序，只是写了在这个阶段的作者的一个剖面。至于读者要更全面的了解作者，只能从他的作品中去寻找，作品比我更有发言权。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九日

目 录

序 言 徐兴业

三个独生子	1
巧断无尸案	19
苏东坡出山	29
先斩后奏	41
杨氏失踪之谜	50
知己告密	60
萧相国夺宅	66
浴血睢阳	88
后 记	190

三个独生子

一

谢宜办完公事，在返回自己官署的路上，心里颇有点得意。他是一个三十开外的精瘦汉子，剑眉高挑，目光炯炯。一个月前，谢宜由自己的恩师腹臆推荐，来到京城当司寇^①。三天前，谢宜奉命去调查左史王淦之子强奸民女的案情，现在已经罪证确凿，可以为受害百姓出口冤气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双腿在马肚子一夹，那马扬起四蹄飞跑起来。

入咸阳城后，谢宜不得不收一下马缰绳，脸带微笑，向路上的行人频频致意。他虽然叫不出每个百姓的名字，可不少人却对这位新任的司寇指指点点，谢宜耳边飘来低声的议论，不由心中自忖：怪不得人说，树大招风，坐在马上原来成了众矢之的。过了两条街，忽见前面一阵喧哗，拥过来一群人。谢宜吃了一惊，跳下马背，拦住一个奔过来的汉

① 司寇——官名，掌管刑狱、纠察等事，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。

② 咸阳——春秋时秦国首都，位于今陕西省内。

子，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那汉子见是个身穿官服的人喝问，张口结舌回答：“不，不好了，出人命了！”

“噢，案发何处？”谢宜忙问。

“在，在前面酒……酒楼上。”那人边说边挣扎身子。

“可是祥云楼？”

那汉子只点一下头，见谢宜手一松，飞跑而去。谢宜跃上马背，对身后的排快头目赵肃一招手，两骑直往祥云楼飞驰而去。

祥云楼是咸阳城中第一大酒家，朱漆雕栏，翠瓦黄墙，富丽堂皇之极。谢宜到酒楼前，只见酒客蜂拥奔走，慌不择路。店掌柜在门口一边阻拦客人，一边大喊：“哎，客官，请把酒钱付了再走。”可没有一个客人听劝，如潮水般涌出，把挡在店门口的掌柜撞倒在地。待谢宜走过去把店掌柜搀起，那掌柜头也不抬，一把拉住谢宜的前襟，哭丧着脸说：

“还我酒钱！”

谢宜并不动气，把他扶起，朗声说道：“你且看我是谁？”

掌柜的这才认出，来人是新任的司寇，不觉吓得面如土色，赶紧缩回手，连连鞠躬，口称：“小的有罪！”

谢宜不去怪他，一指凌乱的酒堂子问：“可是出了命案？”

“正是。”店掌柜低声说道，又用手一指店堂的扶梯口。谢宜放眼望去，只见一具死尸横在半扶梯。他走上几步，细细打量，又蹙眉问道：“此是何人？为哪个所伤？”

店掌柜胆怯地瞅了梯口一眼，用极低的声音回答：“不瞒

老爷，死的是当地的一个读书人，姓丁名华，他今天来小的酒楼吃酒，只因占了沿街的位置，与人争执，以致被杀。”

谢宜看出丁华的背上有一处刀伤，从伤口位置看来，是丁华从上逃下时，被人所刺。于是又问：“杀人凶手是谁？”

“小的，小的不敢说。”

“你且说来，我即去捉拿。”谢宜怕凶手逃脱，不由蹙眉喝问。

“不劳老爷去捉，杀丁华的正在楼上喝酒哩！”

谢宜一愣，心中火起，暗忖：这个凶手好大胆子！他朝身后的赵肃使一个眼色。赵肃会意，抽刀出鞘，正欲上楼，被掌柜的苦苦拦住，说：

“老爷请高抬贵手。刚才一闹，小的已经蚀了本钱，而今上楼交手，小的实在吃亏不起，再说，那个杀丁华的是赫赫有名的……”

“是谁？”谢宜拉长脸问。

“非是别人，是当朝腹大人的独生公子。”

“啊？是腹公子？”谢宜一惊，脱口而出。

“嘻嘻。”店掌柜倒笑了，他对谢宜拱拱手说：“依小的看，老爷还是不要管这事了。”

谢宜脸色一沉，他见店堂外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，于是吩咐赵肃：“你上楼去把腹公子捕了。”

赵肃在司寇下当差，颇有阅历，因此犹豫了一下，终于上楼。喝得半醉的腹公子仗着酒性拒捕，又执剑猛刺赵肃，赵肃不防，被刺中左肩，但终于将腹公子擒住，押下酒楼。

谢宜命赵肃将腹公子押回司寇府，即命仵作验尸。一切完毕，正准备上马，忽见人群中奔出一个干瘪的老汉，他扑到丁华身上，放声大哭，边哭边向谢宜连连叩头恳求：

“小老是丁华的父亲，膝下只有这么一个独子，今日他来酒楼，为人所伤，万乞青天大老爷作主，严办凶手。”说罢，老泪纵横，泣不成声。

谢宜赶紧扶起丁老汉，好言抚慰了几句，然后上马。他对这件命案，心里已经有底。丁华是个无辜者，因为坐在腹公子常坐的位置上，以致争执起来，腹公子仗势欺人，拳打脚踢，丁华逃到楼梯口，只回了一句：“你仗着你老子的权势，要什么屁威风！”腹公子恼羞成怒，竟抽剑追上，一剑刺中丁华。平日谢宜最怕案情不清，而今这个案子已经一清二楚，应当秉公办理。他这样想着，忽听人群中传来隐隐约约的议论：

“自古以来官官相护，谢大人又是腹大人爱门生。腹大人虽是清官，要杀自己的独生儿子，未免下不了手。看来，丁华是白死定了！”

二

谢宜回到官署，将半醉的腹公子传上来喝问。那位腹公子与谢宜有一面之交，又仗着自己是他恩师的儿子，不仅在堂上不跪不拜，而且竟与谢宜称兄道弟，又直言不讳供认自

已亲手宰了一个贱民。谢宜命腹公子画供以后，正踱步回到书房，忽见包扎了肩膀的赵肃进来禀报：“腹府管家陈二爷在外求见。”

谢宜知来人必是为保腹公子而来，于是瞟了一眼赵肃，默然无语。赵肃对谢宜与腹尊间的关系很清楚，因此走上前一步，轻声说道：

“老爷，到底见不见？”

“依你之见呢？”

“依卑职浅见，如老爷想报恩而判，就见一见；如老爷想秉公而断，那就无须相见。”赵肃见谢宜正蹙眉沉思，又进言道：“老爷经办的第一个命案，应该多多慎重。”

“见！”谢宜突然大声吩咐。

赵肃一愣，赶紧退下。不一会，他带进来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，那就是腹府的总管家陈兴。两人稍稍寒暄，便分宾主坐停。谢宜捋着额下长须，客气地问道：

“贵管家今日来此，有何贵干？”

陈兴嘻嘻一笑。刚才他在府里听说公子爷在酒楼出了人命，被谢宜带走，赶紧禀报夫人，此刻领命而来。陈兴摸着自己圆圆的下巴，眨着黄眼珠子说道：

“夫人要小人来拜见谢大人。”

“噢，不知师母有何见教？”

陈兴见谢宜一本正经，不得不说：“我家公子爷刚才醉中误伤恶徒，夫人十分着急，因此要谢大人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酌情而断。”

谢宜明白，按照秦国的法律，杀人者偿命。但陈兴玩了一个花招，把执刀行凶，说成“误伤”；把丁华污诬为“恶徒”。这一改，案情大变。因此谢宜脸上不动声色，心中升起一股愤慨之气。

大凡当奴仆起家，爬上半个主子地位的，往往颇有察言观色的本事。陈兴更是熟知此技，他赶紧又说：

“公子爷伤了人，实是不该，不过他是醉中误伤，又出于无奈。”

谢宜终于忍不住正色说道：“贵管家之言差矣。据下官察访，是腹公子无理取闹，仗势欺人，又执刀行凶，罪证很是确凿。”

“那是歹人污诬我家公子爷的。”陈兴赶紧说道，“我家公子爷一向遵规守法，怎会凭空行凶，请谢大人明察。”

“岂是污诬！连腹公子自己也一口招认。”谢宜说罢，命赵肃把腹公子的画供取上，让陈兴过目。又指着赵肃的膀子说：“腹公子不仅杀死丁华，而且拒捕行凶，连本官的差役也被刺伤。”

陈兴暗暗叫苦，但马上改口说道：“公子爷确是有罪，但我家老爷、夫人已经年迈，膝下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子，因此请谢大人……”陈兴说到这里，又用眼去瞅一旁的赵肃。

谢宜明白他的意思，便说：“有话只管直说。”

“我家夫人请谢大人放了公子爷。”陈兴见谢宜不回答，又转了一下眼珠子进言：“谢大人不看夫人之面，也要看在老

爷的面上。我家老爷年已花甲，一旦公子爷伏法，岂不是绝了后么?!”

谢宜闻听此言，不由一怔。他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心里叹道：“这，这倒如何是好呀!”

谢宜把陈兴送走以后，站在窗前久久凝神。他原是一个下层官吏，因为办案清正，被恩师腹孥调到咸阳，委以重任。为了强国富民，腹孥决定整齐风俗，因此派谢宜去调查左史王湓之子的案情，通过三天的下察民情，谢宜听到了许多百姓的呼声，大官仗势鱼肉桑梓的程度，已经十分严重。谢宜为此下了决心，犯法者一律不徇私情，但万万想不到经办的第一件命案，就是自己恩师的独生子。他把案卷拿起来看了一遍，又放下。

正在谢宜进退维谷之际，赵肃奔进来禀道：“丁老汉与一群百姓在外呼喊，要求见大人，为民伸冤。”

“噢，来了许多百姓?”

“不少，大概有好几百人。”赵肃又添了一句：“不瞒大人，腹公子平日一向仗势欺人，他强奸良家女子，已经不计其数，人称花花太岁。至于执刀行凶，也不是第一次了。据小的知道，也有好几个人被他所刺。”

“竟有此事?!”谢宜不觉猛击一掌，喝问：“既然如此，前任司寇为何不办?”

“这，这因为前任大人知是腹大人的公子，不敢……”

谢宜截断又问：“此事腹大人可是知道?”

“小的不知。不过腹公子胡作非为，是没有人敢声张

的。即使被官府扣留，也只须腹夫人传一句话，什么天大的事也就不了而了。”

谢宜一边听一边来回踱着步子，激动之中竟捋下了几根胡子，也不觉痛。他突然站住，对赵肃吩咐：“传本官的命令，此案一定秉公而断，请丁华的父亲放心。”

“是。”赵肃高兴地出去传话。

谢宜举起沉重的笔，在案卷上表明态度。然后一面命人速送秦惠王，一面自己备马去见恩师。当谢宜马近腹府时，他不由心里矛盾起来，自己恩师已经这么一把年纪，又整日为国为民操劳，难道今天自己还要去劝他杀子绝后么？！谢宜这样痛苦地想着，眼前不由浮现出恩师的面容来：瘦长的脸庞上布满沧桑的皱纹，银白的长须垂至胸前，还有那严峻双眸里闪烁着一种铁面无私的神采。他，就是秦惠王的重臣腹箴。

三

腹箴把谢宜送走以后，心里既恼火又愤慨。这些日子他一直忙于国事，辅助秦惠王作出大大小小的决策，难得有机会过问家事。偶尔问及儿子，夫人总是喜形于色，夸不绝口。而今天听完谢宜的一番话，不由大吃一惊。想不到自己儿子竟干了这么多害民的勾当。上了年纪的人，是经不住闷心一气的。腹箴送走谢宜以后，半晌站不起来，用颤抖的手

毫无意识地捋着银白长须。

正在这时，腹夫人进来了。她虽年过四十，但风姿不减当年，鸭蛋脸庞，面颊喷红，有一对动人俏丽的眼睛和一张甜甜的小嘴，当她抿嘴微笑的时候，更觉动人。她刚才闻说宝贝儿子被扣，便派陈兴去办，原以为谢宜是老爷的爱门生，必然不费周折，哪知事出意外。她听说老头子已经回来，便扭着细腰踱步进来，上前行完礼，带一点恼怒的味儿嚷道：

“哼！谢宜这个人，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！才来京城一个月，就不把你老爷放在眼里，过河拆桥，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！”

腹尊吐出一口粗气，对这位年轻的夫人狠狠盯了一眼，心里暗暗不快。

腹夫人闻说刚才谢宜来过，便性急地问：“谢宜把他放了么？”

“放了什么？”

“还不是放了你我的宝贝儿子。”

“什么宝贝儿子？！都是给你宠坏了！”

“什么？我宠坏的。老爷你，你此话怎说。想老爷平日不管教，今日倒怪起贱妾来了。”

“这个，我自有责任。”腹尊闭起双眼承认。

“宠坏。宠坏，我就看不出坏在哪里！”腹夫人一扁嘴说。

“哼！我且问你，他可抢过民女？”

腹夫人莞尔一笑，说道：“这倒有的，快二十的人了，谁不想玩个女孩子，再说玩的也不过是贫贱人家的姑娘。”

“什么？！贫贱之女，就不是人家的女儿吗？！”腹尊火上眉梢，又喝问：“我再问你，他为何经常执刀出游？”

“男子汉大丈夫玩玩刀剑，才显出英雄好汉的本色。”

“呸！亏你说得出口。他到底伤了几条人命？”

腹夫人见问得严厉，这才有点慌了，搪塞地回答：“这个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不是你每次命陈兴去保出来的么？”

“这个。”腹夫人突然来了气，双手叉腰，说：“你平日为国，没日没夜地干。你不保，我不保，难道让我们的独生子让人宰了！我问你，谢宜不肯，此事如何了了？”

“如今已经了了。”

“当真？”腹夫人以为儿子马上可以回府，不由转怒为喜，笑着问道：“他现在何处？”

“在铡刀下，待皇命一下，他就可以彻底了了。”腹尊虽说得坚决，但语气含着难过。

“什么？！当真要杀头？！”腹夫人大惊失色，她一把抓住丈夫的袖子，边哭边闹，“你这是什么话？！想你我膝下只有一个独生儿子。倘若死了，叫我怎样活下去！”她扑到腹尊身上，拉着他那银白的长须，用哽咽的声音说道：“你难道忘了，这孩子生下来可不容易啊！难道老爷甘心让腹门绝后吗？”

腹尊被夫人一哭一闹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当他听到夫人

吐出“腹门绝后”四个字，更是如万箭攒心，他不由两行老泪夺眶而出，痛苦地闭上双眼。腹公子是他五十岁后得的，俗话说晚年得子，这是人生一大安慰。一种父子之情涌上心来，腹鼐情不自禁吐出几个字：“孩子啊孩子，谁叫你犯了国法啊！”

“国法，”腹夫人桃花般的脸颊闪着点点泪光，她一面偷眼打量丈夫神情，一面趁机进言：“你是当朝重臣，又是皇上的亲信，你说一句话，难道抵不上一条国法吗？我求求你，救救儿子这一次，你只有一个儿子呀！”

“我想，倘若我向皇上求情，或许可以免孩子一死。可是，我今日为国执法，正想严办犯法之臣，一旦为私废公，腹门后嗣纵然保住，但秦国天下岂能清宁！……”

“秦国，秦国！秦国又不是你老爷一个人的。这孩子可是你我的呀！难道做了大臣，就不要孩子吗？”

“怎说不要孩子，可听说死者也是一个独生子。”

“管他什么独生子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贱民之子罢了，而我家孩子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你才胡说！你是老糊涂！”腹夫人终于使出女人全副本事，在地上打起滚来。

正在夫妇吵得不可开交之时，仆人进来禀报，说左史王淦奉皇命前来。腹鼐赶紧正衣戴冠，恭恭敬敬迎出去接旨。王淦当场宣读圣旨，原来秦惠王读了谢宜的奏章，念腹鼐为国有功，且膝下只有一子，故下特赦，释放腹公子。腹鼐谢